

百年家族

李叔同

李世珍
李麟玉

田涛/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于天津。

学名文涛，字叔同。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父李世珍去世。

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从仲兄李文熙受启蒙。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与俞氏结婚。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奉母迁居上海。

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与许幻园等结为“天涯五友”。

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于李准。



□ 田 涛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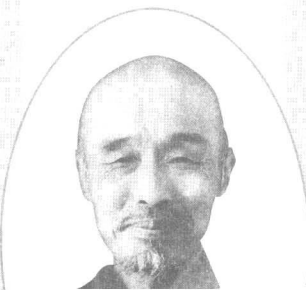
李叔同

李世珍

李麟玉

1C82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东教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叔同/田涛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0

(百年家族/林言椒主编)

ISBN 7-5434-4813-0

I. 李… II. 田… III. ①李叔同(1880~1942)
-家族-史料②李叔同(1880~1942)-传记 IV.
①K820.9②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0923 号

书 名	李叔同
作 者	田 涛
责任编辑	袁淑萍
装帧设计	康笑宇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813-0/K·210
定 价	14.3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百年家族》编委会

主 编：林言椒

副主编：李喜所 冯祖貽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祖貽 李喜所 林言椒

董丛林 谢俊美 雷 颐



《百年家族》编者序言

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泱泱大国，而几千年来文明火种的传播，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家族血脉的延续而承载着。“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延伸，只有家族繁衍的生生不息，才有国家命脉的延宕流长。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因此，“家国”、“国家”在汉语文字里，一直是炎黄子孙心目中一个最庄严而神圣的词汇。儒家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墨家道“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尚同下》），这种传统中国人价值取向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都接受了“家国同构”这一政治文化范式。

“家”、“国”虽然同构，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多年来，我国学界对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比较偏重于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学科领域去研究，即对于“国”的历史比较重视，相对来说，忽视了对“家”的探讨和挖掘。这样就带来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见大不见小，多宏观而少微观，重上层建筑而轻社会根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憾。但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一

股强劲的研究家族史的势头正在史学界掀起,形式新颖的“家族史”与“口述历史”的读物正在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本丛书正是在这种新情势下编辑出版的。其读者对象不只限于研究者,更主要的是想给对近百年一些重要人物家族的兴盛衰亡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点可读的素材。

这套丛书的基本范畴是写近现代的三代人。俗话说“人无三代富”,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兴衰一般会经过三代。如果一代人的主要活动按三十年计算,三代的起落大体为一百年。按三代百年来切割家族,深入解剖,无疑是比较方便和科学的。为什么这套丛书只写近现代的家族?因为近百年,伴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硝烟,资本主义列强大举入侵中国,中国传统社会在剧烈的变动中解体,传统文化也在困苦中再生。古今中西之争改变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选择,很多大家族也在这种“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李鸿章语)中浮沉。选择一些典型的家族,考察他们在近百年社会大变动中的发家与破败,无疑对全面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百年家族》丛书的确定即源于这种指导思想。

这套丛书从近现代各界名人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家族三十个,每个家族一册。我们希望每本书不是写成一般的三代人物传记,也不是对每个家族的简单回顾,

而希望写成以人物为载体,以家族为场景,给读者以思考的生动活泼的著作。通过家族三代主要成员的人生道路,包括理想抱负、求学问道、学术思想、艺术成就、政绩战功、子弟教育、境遇命运、悲欢离合、性格组合、喜怒哀乐、婚姻家庭等方面,全方位反映家族的兴盛衰落;通过一个家族透视近百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风俗的发展和变化。在写作手法上尽量避免按时间顺序或人物传承做平铺直叙,要求打破时空隔阂,每本书似一部跳动的电视剧,有情节、有画面、有激情,从更高、更宏观、大历史、大文化的角度去把握家族发展的脉络及人物命运的变迁。

家族的兴旺发达,既靠天时、地利,更需人和。社会的大环境,一定的家庭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但优秀的人才是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处于同时代的家庭,其结果则差别甚大的原因。所以,研究近百年家族的三代更替,人是中心。一般来讲,这里的每本书,都以一位名人为中轴,上下扩充三代人,也有的延续四代人,左右旁及关系密切的数十人,以家写人,以家透视社会,人是时代的人和家族的人,对人的行为和家族的走向都有哲理的解析。从这个角度讲,希望每本书都写出了做人的道理、治家的秘诀,具有一定的理性思考,可以鉴往知来、开拓视野、启迪心智。编者的这种苦心设计是否变成了现实,还是请读者认真阅读这套书后去评判吧!

前言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李叔同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他有留学经历,是引进西洋艺术的前驱性人物,创办过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为后世留下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然而在个人事业正处于成熟阶段的人生中年,他却选择遁入空门,摇身一变,以一代高僧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独特的人生道路,自然引发了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

一般来说,到现在为止,对李叔同的关注还集中在他个人身上。本书以家族为背景写李叔同,一方面希望给读者提供更多有关李叔同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希望帮助读者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李叔同。

在近代天津,李叔同的家族——桐达李家属于名门望族之列。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既是在籍士绅,又是盐商。盐商通过政府的特许,从事垄断性经营,盐商二字几乎就是财富的同义词。桐达李家以经营盐业积累了财富。李世珍既有商人加士绅的身份,又有与官方合办慈善事业获取的社会名望,使他的晚年成为桐达李家最兴旺的时期。

不过,李叔同家族的兴盛局面并没有延续很久。在清末多事之秋,社会经济的动荡,使桐达李家轻易地失去了赖以持久繁荣的物质基础。经济地位的丧失意味着家道的式微。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动中,桐达李家的成员没有像一些旧式商人一样,过

2 百年家族——李叔同

渡进入新的社会特权阶层，这个家族的命运随着旧时代而终结，桐达李家的招牌虽然支撑到了民国时期，但最终仍然不免零落的结局。

如果没有李叔同，桐达李家的历史也就到此为止，像同时代诸多旧家族一样，永远被历史所尘封。李叔同的出现，不仅为家族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使桐达李家的名声得到了无限的延续。

李叔同别具一格的人生与家族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李叔同从家族继承了什么？

李世珍是盐商，又是进士出身，商人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使这个以金钱堆砌起来的家族又带上了浓厚的书卷气。一般来说，家族传统相承最直接的方式是子承父业。李叔同虽然没有延续父亲商人的角色，但却继承了家族的另一半遗产——书卷传统。李叔同早年的生活交织着商人子弟的优裕和文人的儒雅。浑然天成的文人基因，造就了一个旧式的文人才子。在李叔同身上，至情至性、多愁善感、沉默寡言、重修养、求完美等等文人气质，都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李叔同从小失去父爱，与母亲的感情最深，而母亲过早辞世，使他遭受了情感的重创；他与兄长性情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他的妻子为桐达李家养育了两个儿子，但夫妻却不能长久相聚；日籍夫人跟随他到中国生活，最终只能凄凉归国。李叔同一生纠缠不休的情感冲撞，不能不说有着家族的遗传。李叔同出家以后，没有再回到大家庭中，但他与家族的情感联系，并不因为遁入空门就一了百了，这是影响他人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世珍去世时，李叔同不足四岁，离开天津的大家庭时，也只有十八岁。很难说他身上哪些东西是从父亲和家族继承而

来,但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李世珍嗜好阳明理学,晚年最注重修身,李叔同对兄长、母亲所施与他早年的修身教育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终其一生,对修身格言有浓厚的兴趣,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以此来教育弟子。如果这可以看作桐达李家的门风,李叔同在这一点上可谓深得乃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李叔同的人生就是沿着追求修养人格、追求人生境界的道路走下去的。

很多人在解说李叔同出家时,往往溯源到李叔同童年时代的亲佛倾向。当年的桐达李家,确实有大户人家常见的佛教氛围。李世珍曾经留下过这样一幅对联:“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见我非僧。”李世珍神游方外,悦心于禅,但如果要把这与李叔同的出家行为直接联系在一起,恐怕就过于简单了。如果说李叔同早年即对佛教不无好感,那么他在青年时代“披发佯狂走”的行为也足以表明他信仰上的可塑性。我们不排除早年的家庭印象会在人生的某些关口发生诱导作用,但实在不能过分看重。人生道路总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当然包括家庭因素在内。但在巨大的社会变革背景下,一个人、一个家族对自己的命运往往只能有限地左右,因此我们不能不把视角放得更开阔一些。

李叔同的人生实际上也是近现代一部分文化人共同人生的象征。依照传统的眼光,中国文人是以经邦济世为人生理想的,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文人的价值体现在“入世”上,如果不在社会上干一番事业,就是人生的失败。从这样的角度观照李叔同,一个本来可以为艺术、为社会做贡献的人,竟会去当和尚,不免令人为之惋惜。用世俗的眼光看,即使李叔同无心成就什么事业,也未必一定要出家,就像丰子恺的几位商人亲戚所说:“他可赚二百块钱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法味》)显然,这样判断的依据,正是传统的人生价值评判标准。李叔同的行为

4 百年家族——李叔同

不符合这一标准,这使我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

换一个角度来看,对李叔同的行为可能容易理解一些。正因为传统文人始终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和经世抱负,中国学术从属于政治的格局也就始终未变,学术与文化缺失了独立性,作为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的文人只能徘徊于入世与出世、学术与政治之间,由此而引发的是文人内心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心态往往会以种种“反社会”的行为——诸如拒绝与官方的合作、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等等表达出来。

这种“反社会”的倾向,在民国时期表现为知识界向知识本身的回归。回归不能用简单的消极来理解,它也象征着寻求知识独立和个体精神独立的努力。李叔同大体上可以归属到这一类文人的范围内。与实现社会抱负相比较,他们更注重自我才情的发挥和精神的独立性,相对地叛离了传统文人的入世道路。李叔同追寻的是这个方向,在寻求彻底超脱的执意中,最终将自己的人生导向了宗教一途。

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特征,使一个家族的历史走向往往与社会的变迁呈现出一致性,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地影响家族的命运,而家族的兴衰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本书的立意是从李叔同家族的命运来观照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同时也是从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来观照李叔同家族的历史。李叔同虽然是本书的主要人物,但桐达李家的几代人同样牵涉在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桐达李家,可供参考的资料并不很多,大都是李家后人的记载或回忆,与事实不免有出入之处,作者的取舍也未必完全合理,敬希读者注意。

田 涛

2000年12月

目录

引言 虎跑断尘缘	1
一 桐达李家	10
寄籍津沽	10
进士出身的盐商	14
粮店后街李善人	23
二 裂变年代	30
父业的继承人	30
无可挽回的衰落	39
母子情深	45
兄弟之间	52
三 门风与世风	60
存朴堂遗风	60
商人子弟与文人习气	69
蔡元培是他的老师	78
旧路已走不通	85
四 国粹与西洋艺术	95
诗词、书法和篆刻	95
寄情国粹的背后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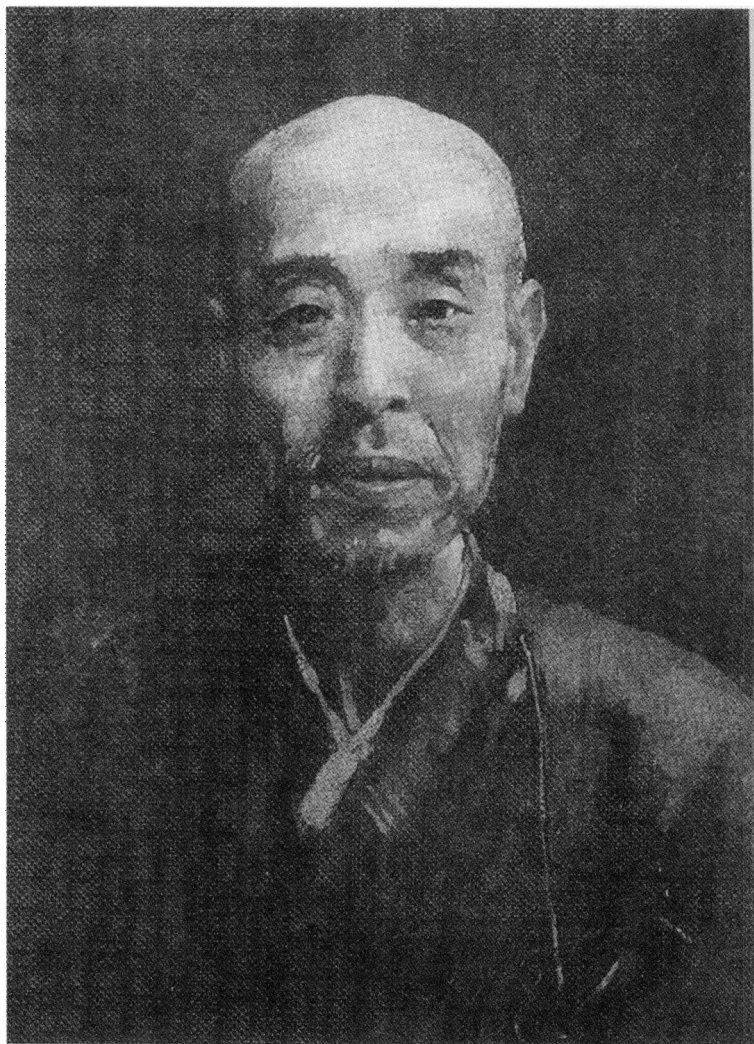
110	长亭外,古道边
119	清国人志于洋画
129	茶花女遗事
138	艺术熏陶生活
148	五 一半勾留是此湖
148	杭州的文人们
155	我们的李先生
165	一友二弟子
177	能婴儿乎
188	一层一层走上去
197	六 佛门苦旅
197	一介云游僧
208	出世精神
219	律学宗师
225	僧界与俗界
238	南闽岁月
248	人生之最后:悲欣交集
262	七 不能忘却的家族
262	亲情的平淡延续
271	两代人之间
280	后人点滴
286	附录一 李叔同家族世系简表
287	附录二 李叔同年表
290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引言 虎跑断尘缘

杭州西湖南隅的大慈山下，有一处千年的佛教名刹，称作虎跑寺。这座寺院原名叫定慧寺，始建于唐代。宋代改名法云祖塔院，苏东坡写有《重游祖塔院》一诗，惹得历代文人墨客步其后尘，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章。元朝恢复本名，明代和清代又屡有改建、扩建，使一座寺院历千年风雨而不废。它的名声虽然不如同在西湖边的灵隐寺、净慈寺那样大，但此地四周群峰环峙，丛林莽莽，溪流淙淙，环境十分清幽，确是一处隔尘离俗、发愿修行的好去处。

虎跑以泉得名，泉名则得自“虎移泉眼”的传说。明朝宋濂在《虎跑泉铭》序中说：“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性空大师来游兹山，乐其灵气盘郁，栖禅其中。寻以无水，将他之。

2 百年家族——李叔同



1939年初夏,画家徐悲鸿在新加坡为弘一法师绘巨幅油画,1947年另作题跋。本画原存广洽法师处,现藏福建开元寺弘一大师纪念馆。

忽神人跪而告曰：‘自师之来，我等橄惠者甚大，奈何弃去？南岳童子旋当遣二虎来移，师无忧也。’翌日，果见二虎跑山出泉，甘冽胜常。”这二虎跑山而得的泉水甘冽醇厚，品质极佳，名气仅次于镇江的金山泉和无锡的惠泉，素有天下第三泉之称。寺以泉兴，泉在寺中，久而久之，定慧寺的原名倒不为人注意，虎跑寺的称呼却流传了下来。

正是在这里，俗世界的李叔同摇身一变成了佛门中的弘一法师，为他自己的人生划了一道分界，也与他世俗家族的命运做了诀别。

1918年7月1日清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原名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平静的校园里起了一阵骚动，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哄传着：“李叔同先生真的做和尚去了。”

这一天正是李叔同入山的日子。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所学校任教了七个年头。

为了这一天，李叔同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提前结束了课程，进行了考试，辞去了教职。平生所作的油画送给了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所刻所藏印章送给杭州西泠印社，笔砚碑帖送给了书画家周承德，衣服、书籍等赠给了他的学生丰子恺、刘质平等，同在浙一师任教的好友夏丐尊也得到了部分物品。

出家为僧在李叔同的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

早在1917年1月，李叔同在写给弟子刘质平的一封信中说：“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时机远近，非人力所能处也），现已络续结束一切。”这年春节刚过，他就到了虎跑寺——这里距离他任教的浙一师并不远，习静一个月才回到学校。

10月间，李叔同又到虎跑寺拜谒了一位法轮禅师，说法竟夕，颇有所悟。这一年，李叔同的案头摆上了《普贤行愿品》、《楞

严经》、《大乘起信论》等佛教经书，房间里供起了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佛像，房间里天天烧着香，板凳上也设了蒲团。

1918年的寒假，李叔同又去了虎跑寺过年。也许真是一种机缘，在那里，他正好目睹了一位名叫彭逊之的人的出家过程。对于李叔同，这似乎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就在这个寒假中（1918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五），他拜了悟法师为师，皈依佛门，并取法名演音，号弘一。

不久，李叔同在给刘质平的另一封信中说：

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李叔同没有等到第二年。二十余年后，弘一法师圆寂不久，他最亲近的弟子之一丰子恺回忆说：

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按：李叔同的日本画家朋友，当时在杭州西湖写生）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

丰子恺简单记述了李叔同的出家过程：